

沙的疆域

1

陽光燃燒著大地。沙丘頂端被染成一片橘紅，像是火星的表面，天空中一絲雲也沒有，一片海王星似的湛藍。

少年順著沙丘下的陰影前進。他抬起頭，用鼻尖對著天際。周遭的空氣十分乾燥，彷彿要吸乾少年鼻內和舌上的水分。少年沒有聞到任何味道，這裡的氣味像是被抹除了，一塊擦得乾淨而發亮的白板那樣，找不到線索或痕跡。微弱的風拂著少年的肌膚，輕輕帶動砂子，在地面形成砂畫似的渦流。

少年從沙丘的陰影中走出，爬上一處較高的沙丘，眺望遠處。他把手遮在額前，抵擋過強的陽光；沙丘的頂端像是煎鍋一樣，而少年就是逐漸凝固乾硬的荷包蛋。遠遠的，有個小黑點移動著，以接近跑車的速度在沙丘間狂飆。少年對著那黑點揮手，那黑點就開始轉向，往少年這邊前進。那黑點愈來愈大，逐漸可以看清楚它的外貌。它是一只球形的小型飛行機，有著兩片飛盤型的飛翼，一大一小，像土星的環一般圍繞著中心的球體。那兩片飛翼快速地轉動，不時變換角度以維持平衡。當那飛行器飛到少年附近時，便把兩片飛翼的平面朝向原本的前進方向來減緩速度；爾後將低飛翼的轉速，懸浮在空中。中心的球體亮起了藍色的小燈，嗡嗡作響的飛翼也亮起藍色的光芒。飛行器發出輕巧的、女人的說話聲。

「這是市民裝置 029，請問有什麼需要幫忙嗎？」

「水。」少年想都沒想，簡單地回答了這一個字。少年的聲音聽起來沒有因口渴而乾澀，反而還很飽滿。水對他而言，不僅是為將來的口渴準備的，更是要澆熄心中某處的口渴。

「離此處最近的水源，在東南東方向約 2 公里處。」飛行機說完，開始增加飛翼的轉速，從少年的視野中離開。

少年走下沙丘，從行囊中取出指北針，開始往東南東的方向走。城市毀滅了，曾經在城市的體系下運作的機器卻還存在著；地方首長失蹤了，那些機器裝置卻仍依循著政府規定下的體制，稱呼人類為「市民」。這還真是可悲啊，少年想。難道它們察覺不出來這世界已經崩毀了嗎？還是它們感覺得到世界的現狀，只是程式不允許它們去確認這件事呢？

少年越過一座座沙丘，最後來到了一處窪地。窪地正中央有一塘水，如果環境沒有如此惡劣，那當中肯定會有幾隻青蛙吧。少年拿出一只鐵瓶舀水，把水瓶裝滿，再將蓋子旋緊。他挺直了身子，看看周遭有沒有適合歇宿的地方。他找到了一處房屋的殘骸，裡頭磚瓦散了滿地。少年用腳把沙塵和瓦礫踢成一堆，清出一個可以坐下的地方，他將背包丟至一旁，看著天空的顏色漸漸轉黑。溫度開始降低，冷冽的空氣侵蝕著少年的骨子。少年披上一件大衣，從背包中取出生火的工具，在瓦礫堆旁升起了火堆。他拿出一包用油紙袋包著的肉乾，拿出一條慢慢啃，鹹味在他舌頭上擴張，像畫油畫一樣，一層塗上一層地愈

塗愈厚。

遠遠地，一道藍光亮起，隨之是飛翼旋轉時的嗡嗡聲。剛才那架飛行機又在少年身旁停止前進，改變飛翼的位置保持平衡。

「這是市民裝置 029，請問您是否有尋找到您方才所要找的目標？是否有獲得您需要的資源？」

「有的。」少年一樣簡短地回答。

「請問還有什麼是我能幫上忙的嗎？」

少年望著那飛行機好一陣子，那語音彷彿在少年的記憶中出現過，或許是他認識的人的聲音；但少年的腦海，卻無論如何都無法拼湊出過去所發生的事。在他愣住的時間內，飛行機依然在他身旁等著他的回覆，彷彿得不到一個回答就不會離開一樣。

「不用了，暫時不用。」

2

清晨，在太陽尚未露出魚肚白，天空還帶著一絲黯淡時，少年早已清醒。他走在附近的窪地間，撿拾乾燥的木材。風仍和昨日一樣，呼吸般微弱地吹拂著，空氣卻多了股老舊皮革的氣味擺盪著。

到了用餐時刻，他便會再度拿出那包肉乾，挑出一片，慢慢地啃完，舔舔手指上殘留的幾粒鹽。午飯後他會小睡一會，而後找一處陰涼處坐下；這期間，他常會望著沙漠發呆，有時會拿出一本小筆記本，書寫些關於雜事的記錄或著隔天的計劃。日落前，他又會再度出發，繼續做撿拾樹枝的活。

日子一久，瓦礫堆一旁的灰燼愈來愈多，少年身上的物資也逐漸耗盡。

不久前，他才從沙地中挖出一具完整的白骨。原本少年只是例行地收集木材，卻意外地撇見了一截小腿骨，於是他將那骨頭旁的沙撥開，逐漸挖出其他部位的骨頭。他細細的觀察著這具骨架，好幾處有斷裂或粉碎，像是被炸裂一樣。當少年準備起身離開那具骨架時，他瞧見那骨架的手旁，有什麼正映著夕陽光發亮著。那是一只鑰匙，原本銀白色的鐵質已經生了鏽。

少年將鑰匙帶回廢墟，在營火的光中細細端倪，鑰匙上頭有一隻老鷹。他翻轉著鑰匙，觸摸金屬的刻紋。他用指甲刮過鑰匙的邊緣，從遙遠的回憶中，找尋著什麼。少年直覺地感受到這人必定有個家，必定有個歸屬，使這人在臨死前仍念念不忘地抓住家門的鑰匙。

少年揮著他的手臂，招呼遠方的飛行機來到身邊。

「這是市民裝置 029，請問有什麼需要幫忙嗎？」

少年詢問這附近有沒有城市。飛行機再度告訴他方向和距離，隨後像蜜蜂一般嗡嗡飛走，藍色的燈光在夜空下十分明顯。

夜裡的星子如一條河一般在空中流動，少年幾乎沒有什麼關於星星的記憶。記憶對少年而言如同被鎖在櫃子裡的一本書，在找到櫃子的鎖之前是永遠無法窺探那本書的內容的。尤其是小時候的記憶，全部都只剩一些零碎的片段。

少年感覺得出來，這世界一定發生過重大的改變，但他想不起原因和證據，只依稀地感覺到，現在的世界給自己的印象，和記憶裡朦朧的光影完全不同。或許在那城市能找到答案吧，少年想。火堆的光照映在少年的臉上和眼裡，替他蒼白的臉補上了一些血色，為他的眼神多添加了一些活著的熱忱。

那一晚，他睡得很熟，彷彿像被女神親吻後永遠醒不過來的牧羊人。

夜晚的微風吹動筆記本的扉頁，上頭潦草的字跡寫著：「明天前往城市，中途找地方過夜。」

3

少年一邊把玩著那只鑰匙，一邊朝太陽落下的方向走。風稍稍地停止了。少年望向自己先前踩下的腳印，把鑰匙收進口袋。離少年不遠處有一棟還堪稱的上完整的房屋，少年走向那棟房子，期待能在那裡找到些資源。

房屋周圍的籬笆不是斷裂就是倒塌，白色的漆也開始脫落。門廊前的柱子碎成好幾塊，地上滿是破裂的瓦片。少年推開木板門，從正門進入屋內，被推開的門發出嘎嘎的聲響。屋內的木櫃上已經積了一層厚厚的灰塵，圓桌上的花瓶裡插著乾枯的花梗。少年拾起掉落地上的幾本書，除了一本字典大小的書是精裝本，其它都是平裝本。少年翻開那本精裝書，隨意地跳著頁讀。那是一本關於市民裝置的運作機制的書，裡頭還密密麻麻地寫滿筆記。少年闔上書本，把它放入背包內。

少年在庭院內升起火堆，看著夜幕逐漸降臨大地。他忽然想起什麼，從背包中挖出那本書，急切地打開目錄，隨後快速地翻到某一頁。那章節的標題是寫著：「市民裝置作為武器的可能性及危險性」。這章節中的筆記比別章還多，也更為詳細。前半部是關於市民裝置和實戰武器的搭配和運用，也稍微提及提升動力的改裝法；後半部則提及開發中的實驗性武裝。筆記中詳細記載著相關數據及部分研究人士的姓名，其中一小段筆記吸引了少年的目光。

「…前一陣子，有消息指出，某些機構正在研究市民裝置和人體間的關聯性，簡單來說，他們正在研究以人體驅動武器的方式…」

少年沒有吃晚飯，他感覺有什麼刺激了他的回憶；他逐漸想起，曾在過去的某個時刻，他憤怒地對著一群人吼著，但在那些人的臉孔變清晰前，記憶便斷了。

他不安地入睡，但他在夢中也得不到絲毫安寧。夢中的他吼著，四周的一切開始融化。少年甚至難以相信那夢中人正是自己。突然一隻手抓住了他的臂膀，那隻手的皮膚細嫩，感覺起來沒用什麼力，卻難以掙脫。少年從夢中清醒，揉了揉眼，發現火堆的灰燼旁坐了一個老人。

老人留著短鬚，身穿暗藍色的外套。老人望向清晨的魚肚白，動也不動。少年看著那老人，發現他手中緊握著一張照片，照片裡頭是一位婦女，在陽光下燦爛的笑著。

4

老人和少年一同走著，老人一聽少年說這附近有座城市，便自願地跟著他了。兩人在路上幾乎沒說什麼話，最後兩人停在一顆巨石旁休息。老人注視著那張照片，用手指輕撫照片的邊緣，就這樣度過一個下午。

少年則繼續讀著那本書。書本的末章提及市民裝置的核心運作機制。市民裝置會在協助人類的兩三小時後，回頭找剛才協助的對象，以確定協助是否有達到效果，並將其做為往後行動的參考數據。

好像母親一樣啊，少年想。他腦海中浮出一段異常清晰的回憶。大約在自己還在讀小學時，每次上學要出門前，母親總會問自己家裡的鑰匙帶了沒。即使被問的當下有展示出家裡的鑰匙，到了校門口，母親仍會再問一次同樣的問題。

少年想也想不透，他幾乎忘了一切，為何還會記得這件事。
直到夕陽西下時，兩人已經走到一座城市的邊緣。

5

兩人坐在一座傾倒的高樓前。老人在凝視著照片好一會後，終於開口說話。

「幾天前，你還真的嚇著我了，」老人望著天空說：「你躺在地上，像個病痛纏身的人一樣吼著。不久後你突然安靜下來，讓我一時以為你停止呼吸了。」

少年沒有回答他，只是望著街道的末端。

這裡已成一片廢墟，四線道馬路上的柏油斑駁，建築物突出鋼筋骨架，整條街上沒有一扇完整的玻璃窗。少年閉上眼，努力回想夢裡的那隻手。少年覺得那隻手肯定曾在自己的生命中出現過，而且還占了不小的份量。

少年和老人在街上遊蕩，探索這近乎沒有盡頭的迷宮。他們沒遇到半個人，甚至連市民裝置也沒遇到。沒有聲音也沒有風，只有混凝土粉塵的味道在空氣中沉澱。少年發現一把擱在牆角的步槍，一旁還有備用的彈夾和幾盒子彈。少年提起槍，重量比他想像中重了許多。少年憑著印象中的操作方式把兩個彈夾裝滿，把其中一個彈夾和剩餘的子彈放進背包。

少年把子彈上膛，背起係在槍上的背帶。老人在一旁看著他做完這一連串動作，而後又繼續向前走。少年則緩慢地跟在後頭。

兩人走過一間戲院，褪色的電影海報殘破地貼在牆上。少年只有一小段對電影的回憶。只記得在一處漆黑的房間中，看著一道光打在布幕上，布幕上便跳出一艘太空船，緩緩地進入環形的太空站內。他記得那時房間裡只有自己和另外一個人，那個人似乎是個女孩，她留著長長的頭髮。

氣溫逐漸轉涼，兩人開始找尋可以歇宿的地點。

一台市民裝置突然從轉角飛來，嗡嗡的聲響吸引了少年和老人的注意。那架市民裝置閃著紅光，還加裝了類似推進器的噴口；飛翼的大小比一般的市民

裝置來的大，轉速也更快，使得周遭出現了一股強勁的氣旋，像是直升機降落前那樣。少年注意到它的底部加裝了什麼，那彷彿是他在書上看過的。

那台市民裝置開始發出嗡嗡聲以外的聲響，像是有機械要開始運作前發出的聲音。幾道火光從市民裝置的底部閃出，少年急忙躲在一堵牆後。少年聽到子彈擊到馬路和牆上的答答聲，趕緊將背上的槍取下。市民裝置的嗡嗡聲離少年愈來愈近，氣旋也愈來愈強。少年握緊扳機和握把，抵住槍托，從牆角邊向前看去，那架市民裝置的攝影機正好望著天空。少年趁這機會一個箭步踏出，對著它的推進器噴口連開了幾槍。市民裝置的引擎部開始冒出細細的煙，它並沒有對少年開槍，反而飛回轉角離開了。

少年把彈夾補滿，重新上膛，這才發現老人的腹部中了三槍，奄奄一息的躺在地上。

少年跪坐在老人身旁，老人用手緊緊壓著傷口，仰望著天空大口喘氣。老人吸了一口氣，挺起胸膛。用力地講出幾句話。

「我是親眼看到她被倒塌的瓦礫堆給掩埋的，」他稍作停頓「但我沒有找到她的屍體，所以我想…我想她搞不好還活著，還在等著我找她。」老人沉默了，忍受著傷口的痛。他的喘氣聲愈來愈小，臉色像紙一樣蒼白。少年將他拖至一堵牆邊，從背包中找出繃帶，裹住老人的腹部。血逐漸止下來了，老人的痛苦似乎減緩了許多，臉部的肌肉開始鬆弛。刺鼻的血味在空中蔓延。

一兩個小時後，老人虛弱地張開嘴，吐出幾句話。

「我要去找妳了，我離妳不遠了。」他的聲音到最後幾乎聽不見了，他仍伸出一隻手朝無人的天空伸去。他指的方向出現了一架市民裝置，是剛剛襲擊他們的那架市民裝置，依舊閃著紅色的燈。一顆子彈準確地擊中老人的額頭。

少年舉起槍，把一排子彈射完，擊毀市民裝置的機槍。市民裝置迅速離開，少年一路裝填子彈，一路跟了上去。

6

市民裝置降落在一座大樓前，像關機似地停止運作。少年躲在街角等待動靜。

不久，從大門走出一位中年男人，他手上持著黑色的衝鋒槍，頭上戴著一頂老舊的鋼盔。男人拾起市民裝置，打量了一番，隨後將它放在背上的小背袋裡。男人從口袋找出一包菸，用嘴叼住一根，慢條斯理地找打火機。他把菸抽完，然後再度走向大樓裡。少年繞到大樓的後頭，找到了一處被雜物塞滿的小門。晚風吹起，少年在雜物的霉味中整理出了一條通道。

少年順著清出的通道向前走，通道內潮濕陰暗，偶爾才有一盞燈。水滴從天花板上滴下。少年持著槍蹲著步向前走，小心的不發出腳步聲。少年心中並沒有憤怒和仇恨，也毫無殺意上升時的興奮和狂熱，他只覺得似乎答案就在眼前。他心裡長久停留的疑惑，長久像旋風般圍住自己的疑惑，不論在沙漠中或在這城中，他都深深覺得自己在追尋什麼，或許那和他失去的記憶有關吧。老

人的屍體，不是讓他發現人與人之間鬥爭時的醜惡，而是發現了老人和他相似的地方。

通道的末端，少年來到了一處偌大的倉庫。他躲在一旁的陰暗角落。

一陣腳步聲從倉庫間另一個方向傳來，愈來愈大聲，聽起來有五六個人。少年看到一群男人拿著槍進入倉庫隨意坐下，掏出工具整理彈夾，清理膛線。其中一人正是回收市民裝置的那人，他重新點著一根菸。菸味飄向少年，使他想要咳嗽。那群男人們開始作槍枝分解，清點子彈。整間倉庫除了金屬碰撞聲外，連呼吸聲也聽不到。少年感覺自己的心跳愈來愈快，但卻是穩定地跳著，好像籃球選手快速拍擊中的球。一股衝動湧進少年的喉頭，壓抑住他的呼吸。少年把槍的握把握得更緊了。這裡悶熱的令人窒息，使人的胸口不由自主地開始收縮。

他們仍沒有注意到我在這裡，少年想，他們現在也處於毫無防備的狀態。少年把頭稍微再探出一些。回收市民裝置的男人還在抽菸，抽菸男子對面個頭矮小但體格壯碩的男子正用手背抹去額頭上的汗。抽菸的男人用食指和中指把銜在嘴上的菸取下，並把夾菸的手撐在膝上。男人望著天花板，吐了一口長長的氣，煙隨著他吐出的氣飄出，在泛黃的燈光下緩緩上升，男人鬆了一口氣似的再度把煙放回唇間。男人用他那乾裂的嘴唇擺弄那支煙，讓它稍微偏向嘴角一些。

少年趁機跨出角落，對著他們開了幾槍。槍擊聲在倉庫中發出回響，三個人中彈，倒在地上時發出重重的撞擊聲。另外兩人轉身跑走，一人隨手抓了把衝鋒槍躲在少年對面的角落，不時地開槍射擊，剩下一人跑入一旁的小房間。

四架市民裝置裝配著機槍從倉庫的屋頂飛下，攻擊著少年。少年拼命地跑著，躲避市民裝置的子彈。少年躲在一只箱子後，將子彈填滿彈夾，上膛，把一架市民裝置擊墜。少年發現自己的子彈已經用盡，他咬咬牙，檢查袋子，期望還能再找到一些子彈，但他什麼也沒找到。整個倉庫都是嗆鼻的煙硝味，粉塵如霧一般飄起。

市民裝置朝少年慢慢移動，在飄起的粉塵中確認著少年的位置。機槍發出射擊前的運轉聲。一架市民裝置飛至少年頭頂，準備開槍，少年朝著那架市民裝置瞪了一眼，眼神中滿是走在危險中的不安、遭受攻擊時的憤怒以及毫無援助的絕望。少年突然想起夢中的自己，夢中的自己也是帶著這種眼神。

市民裝置像是被他的眼神嚇住了似的，停止機槍的運轉並轉向面對另一個角落，另外三台也出現相同的反應。四台市民裝置一起移向持衝鋒槍的男人所在的角落，飛翼旋轉的嗡嗡聲，充斥整個倉庫。

7

少年撿起男人的衝鋒槍，檢查彈夾。走向最後一個男人進入的房間。少年打開門，發現裡頭是那抽菸的男人，男人正反覆地按著幾個按鍵，那是市民裝置的操控儀。男人發現少年走入房間，更是失控的按著同一個按鍵，那按鍵是

血紅色的。少年把槍指向男人的額頭，男人停止了按鍵的動作。菸味飄在兩人之間。

「你這該死的混蛋！」男人喊「我們，我們的家人在大爆炸之後就失蹤了，在我死前，我一定要再見到他們一次啊！」男人的頭歪向一邊，額頭正中央冒出鮮紅的溪流，滴落在滿是灰塵的地上。少年放下手上的槍，男人的聲音在他的頭中迴響著。

少年把這一群人的屍體丟在通道內，回到了倉庫旁的小房間。他在房間內找到一架電腦，黑色的機殼堆積著灰塵。少年將灰塵拂去，按下了開機鍵，抓了把椅子坐下。他彎著腰，像一座崩塌的山一樣坐著。電腦的螢幕發出藍色的光芒，跳出一張藍天的背景圖片。少年在資料夾中找到了一段影片，內容是城市邊緣的錄影，平整的公路和平靜的河流，孩童們在河岸玩耍，偶爾有幾個慢跑者經過，突然來了一段長達十秒的閃光，周遭的一切就變成荒漠，河流也乾涸了，也看不到嬉鬧的人群了。影片中，橘色的沙在陽光下閃閃發亮。

少年暫停影片，在另一資料夾中打開了一段較短的影片。影片裡是個實驗室，一個男孩在裡頭吼著，要吞食什麼似的吼著，實驗室的牆壁開始融化。男孩的吼叫使少年頭痛了起來。少年將影片的頁面整個關閉。男孩的吼叫聲在他腦中迴盪，使他想起遇見老人的那個夜晚，那晚夢中的自己也是如此的吼著。腦海中碎裂的畫面開始聚集，千塊拼圖，在一瞬之間回到應有的位置上。少年挖出那本精裝書，試圖分散對頭痛的注意力。少年感覺自己的口腔開始乾燥，散發著異味，頭像要炸裂似的疼痛。他隨意翻開書的一頁，卻恰好翻到了一段被他錯過的筆記，上頭寫著關於精神連結至市民裝置的細節。

「…當實驗對象情緒崩潰，卻仍和市民裝置維持精神連結時，大多數的市民裝置會接連地進入高熱反應，產生威力超越數百顆核彈的爆炸，足以使整顆地球變成一片荒漠…」

少年的頭痛開始減緩，他頹坐在地上，使呼吸逐漸平緩。

他感覺自己的頭被塞入了什麼，或著說腦中有什麼被再度開啟了。

他記得自己那時是個男孩。

男孩在國中的開學典禮前夕被帶到一所實驗機構。白天施打不明的藥物，晚上常因藥物的副作用而全身疼痛。那裡的工作人員常笑著告訴他：你是個有天資的孩子。男孩完全猜不透那些人說話時，臉上的笑容意味著什麼。

在那裡，午餐後有一個小時左右的休息時間。男孩在這段期間總和另一個女孩在一起，她和男孩一樣，都是實驗對象。女孩的父親是這所研究機構的所長，她的父親為了完成研究，於是將她一併送入這地方。女孩有常常的黑髮，髮絲間散發著淡淡的甜味。偶爾，會有一個對他們倆還不錯、幫市民裝置配音的女配音員，從家裡帶幾本小說給他們。兩人不常說話，男孩總是在看著冷硬派推理小說，或著關於槍械的發展史，女孩則總是把頭靠在男孩肩上，看著一本科幻小說。偶爾實驗人員同意時，兩人就在實驗機構的放映室內重複的看著一些年代久遠的電影。那位配音員每次拿書來時，總說他們倆很有趣，比這個

年紀的自己更愛看書，還總愛看她出生前的老電影。實驗機構中沒有他們以外的實驗對象，他們擁有的就只有彼此；他們躲避實驗伴隨的痛苦唯一的管道，就是配音員帶給他們的書，和偶爾能看到的幾部電影。

男孩總覺得自己的父母總有一天會把自己帶走，每當談及這想法，女孩只是笑而不答。

直到某天，當男孩要進行數據採集的實驗前，他看到自己的父親走到了研究人員身旁。他絲毫沒有要帶走男孩的眼神，當男孩和他的眼神對上時，男孩發現他看自己的眼神像是在看即將到手的金塊一般。研究人員和他客套了一會，便拿出一疊紙鈔，交到了男孩的父親手中。男孩看到這一幕，什麼都還來不及做就被推進實驗室。實驗人員開始啟動市民裝置和男孩的精神連結，男孩感覺到一道電流針一般刺進皮膚裡。男孩重重地捶打實驗室的門，憤怒地吼著。實驗室的牆開始融化，透過融化後產生的缺口，可以看見外頭的天空。男孩向著那缺口走去。實驗室的門突然打開，那女孩衝了進來，緊緊抓住男孩的手，男孩先是掙扎了一會，而後漸漸冷靜下來。女孩的父親走進實驗室，用力地將女孩拉離少年身邊。少年伸出手想要抓住女孩，卻抓到了女孩的父親的手肘，女孩的父親甩開男孩，帶著女孩離開。少年看到了女孩的父親手上還抓著一把鑰匙，銀白色的鑰匙，上頭刻了一隻老鷹。等女孩和她的父親走後，實驗室外頭便發生了爆炸。男孩頹坐在實驗室的地板上，約莫十分鐘後，缺口外閃出極強的光。

等男孩再度清醒，他已被帶到一處安全的空地，一旁沒有半個人，只有嗡嗡作響的市民裝置。男孩望著周遭的景色，發現眼前只剩下一片沙漠。

少年默默地哭了。

8

少年的頭痛逐漸退去，額頭卻像發燒一樣灼熱。

他將倉庫裡可用的資源都放進背包，包含子彈、槍枝、食物和一張地圖，從通道走到戶外，他發現外頭已經是隔天黎明了。他隨著地圖的指示，走向城市的深處。

少年經過老人的屍體，他將老人屍體的雙眼闔上。他很想向老人道個歉，不論哪個方面，不過他沒這麼做。

少年想再確認一次，更直接地將真相看清楚，不論那是多麼的不堪，他也決定要長久的檢視另一個自己一次。

9

少年靠著地圖，找回到當時的實驗機構。那是一座圓柱型的大樓，原本的玻璃窗已經只剩窗框，崩塌的混凝土牆中露出厚重的鋼筋骨架。

少年從大門進入，踩過地上的水泥碎塊和灰塵。幽暗的大廳被令人厭惡的寒冷佔領，那種從氣管進入體內，直闖肺部底層的寒冷。少年在已經廢棄的電

梯旁找到了樓梯，樓梯間內充斥著灰泥的味道。樓梯間的地板不像大廳那樣鋪著大理石，而是貼著色紙大小的正方瓷片。少年順著樓梯間往上走，不曾有一絲懷疑和困惑，他很清楚他要到的地方在哪，記憶中和夢中的場景呼喚著他。他突然在一個樓層右轉，沿著窄小的走廊向前，穿過幾段岔路，走過一段被炸毀的房間。少年來到走廊的末端，這裡是個和少年記憶中的實驗室大小相似的房間，只是牆上多了許多損傷。房間的一面牆被打出了個巨大的缺口，露出外頭的藍天。少年發現那個缺口上有人，那是名女孩，她坐在缺口的邊緣上望著藍天。少年走向那缺口，撫著缺口的痕跡，那是被融化後產生的痕跡。少年坐在缺口的另一端，外頭吹來陣陣涼風捲動他的頭髮。

女孩回過頭看著少年，坐到他身旁，將頭靠在他肩上。少年低頭看她，她有長長的黑髮，髮絲間散發著淡淡的甜味。

「你想要看的是這個吧？」女孩問，一邊將一份資料交給少年一邊說：「這是在那房間內找到的，很幸運的和測量儀器一起保存下來。」她指了指那被炸毀的房間。

少年接過那份資料，那是實驗測量結果的數據。少年清楚的看到實驗對象寫的是自己的名字，其餘的是測量到的溫度、衝擊波的大小、受影響的範圍等資訊。少年看到了那個男孩的徬徨及孤獨，被萬物孤立的憤怒，在最後連唯一可以依賴的對象都被奪去的絕望，在一張張表格間浮浮沉沉。少年原本想要把那份資料收進背包內，但他改變了主意，將那一疊紙全部撒入空中。紙張隨風飄走，往各個方向四散。

女孩微微的笑著，看著那些飄動的紙張好一陣子後說：「那時我抓住你的手臂，你起先掙扎了一下，然後稍稍的冷靜下來了。」

少年想起夢中的那隻手，那隻手的皮膚細嫩，感覺起來沒用什麼力，卻難以掙脫。

女孩又繼續說：「沒想到父親卻把我從你身旁拉開，把我帶進一坐電梯，按下了大廳的按鍵。那時一道爆炸聲從樓上傳來，電梯的纜繩應該是斷了吧，電梯突然很快的下降，撞擊地面，使我昏了過去…

女孩再次清醒是在家裡的書桌旁，自從進了實驗室就再也沒碰過的書桌。她的父親留給她一封信。上頭寫著一個父親對女兒的愧疚，還有身為一個實驗人員，他必須再度離開。

「…我知道這場實驗必然會走向失敗，但我仍想嘗試看看，去賭一賭停止實驗的可能性。雖然我可能再也回不到妳身邊了，但也請妳好好的活下去。即使整個世界毀了大半，也還有可能遇見那些妳想遇見的人們。」信就如此收尾了，字跡潦草而且還沾滿墨漬。

男孩將那把鑰匙放到女孩手中，女孩將它緊緊握住。

遇見那些還想遇見的人嗎？少年想，不如說是見到想見到的自己吧。見到

那些被遺忘或尚未被了解自己的自己，拍拍他們的肩膀，告訴他們不必停留，還能繼續向前走。

女孩依舊靠在少年的肩膀上，兩人望著天空直到深夜。星星像河流一般在天際流動。一台市民裝置在大樓間飛過，少年想起了什麼，對女孩說到：「也許那個送我們書的配音員，還活著呢。」